

紅樓夢考證



上海印書館出版

海上漱石生
定紅樓夢考證卷三

著作者 武林鐵歌

校正者 鐵沙徐行

第八回 賈寶玉奇緣識金鎖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

寶釵住賈家已久。與寶玉聚晤必頻。而此回始敘及之。非筆有不閒也。特與叙黛玉主筆相歧耳。

罕言寡語。人謂裝愚。安分隨時。自云守拙。此從寶玉眼中看出寶釵內蘊也。文妙真人。可謂正法眼藏。

寶釵見寶玉挂着通靈玉。取下觀看。看畢復翻轉正面。將莫失莫忘仙壽恆昌八個字。連念兩遍。又回頭笑嗔鶯兒不去倒茶。分明欲鶯兒說出金鎖來。以便給寶玉賞鑑鎖上八字。與玉上八字是一對兒。然八字雖對。而玉之背

面。尚有一除邪崇。二療冤疾。三知禍福十二字。金鎖無之。便是無用之物。無用之物。何能匹通靈之玉。足見鎖字捏造無疑。鶯兒說係癩和尚所送。扶同飾說也。否則鶯兒亦爲寶釵所愚。總之寶釵金鎖。可以愚鶯兒。愚賈母。愚王夫人。及衆人。終不可以愚正法眼藏之文妙真人。及目光如電之讀書才子。通靈奇玉。釵應早看。何以今始索看。蓋前此金鎖未曾造來。其式樣。則薛婆口述。薛婆早見。故今番不復看。

寶玉將鎖上玉上八字。各念兩遍。笑道。姐姐這八個字。倒與我的是一對兒。不應對而對。故曰倒。卽此聲口。已知其不願爲對。

寶釵金鎖給寶玉看。原欲打動寶玉之心。豈知寶玉冥然罔覺。既不問八字來歷。及聞鶯兒說字是癩和尚所送。又不問和尚情形。相需殷而相遇疎。寶玉頭未免掃興。然有此金鎖。雖打不動寶玉之心。而賈母王夫人之心。未必

不可盡惑。留得五湖明月在。不愁無處下金鉤。

寶玉聞得寶釵身上一陣香風。因問所薰何香。寶釵答以早起吃了冷香丸。雖香丸雖香。而此時寶玉從東府看戲而來。已在下晝。早起所服。未必香猶不散。必是聞寶玉來。在外間與薛姨媽寒暄時所服。早起二字。分明欺詐。雖然服冷香丸而香。何如靜日生香之香耶。香也鎖也。均不足以動其心。

寶釵服冷香丸。原欲寶玉聞之。究問來歷。於是將所編癩和尚之方。滔滔汨汨。逐一告知。俾寶玉驚爲神奇。則金玉之說。更易取信。豈知寶玉但向討憎。並不究問。寶丫頭更是敗興。

寶玉正與寶釵說話。適林黛玉走來笑道。噯。我來的不巧了。語殊犯口。及寶釵問道。這話怎麼說。乃更答道。早知他來。我就不來了。分疏之下。尤覺咄咄逼人。寶釵道。我不解這意。竊意黛玉此時。頗難迴護。乃笑道。要來時。一齊

來。要不來。一個也不來。今兒他來。明兒我來。如此間錯開了來。豈不是天天有人來。也不至太冷落。也不至太熱鬧。姐姐如何不解這意。於是寶釵無可挑剔。靈敏無匹。舌有蓮花。

寶玉要吃冷酒。薛姨媽道。吃冷酒。寫字手顫。寶釵道。酒性最熱。熱吃發散的快。若冷吃。凝結在內。五臟去煖他。豈不受害。寶玉便命燙了來飲。可巧雪雁送手爐來。黛玉因含笑問道。誰叫你送來的。難爲他費心。那裏就冷死了。我此譏寶釵過於見愛也。雪雁道。紫鵲姐姐怕姑娘冷。叫我送來的。黛玉笑道。也虧你倒聽他的話。我平日和你說的。全當耳旁風。怎麼他說了。你就依。比聖旨還快。此譏寶玉奉令承教也。靈敏無匹。舌有蓮花。

寶玉與黛玉寶釵。正飲得心甜意洽之時。李嬾嬾又來攔阻。且說寶玉性子可黑。吃了酒更弄性。被黛玉激了數言。李嬾嬾聽了。又是急。又是笑。說道。真

真道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。比刀子還利害。寶釵也忍不住笑着。把黛玉腮上一擰。說道。真真這顰丫頭的一張嘴。叫人恨又不是喜歡。又不。寶釵此言。非謂此時激李嫵嫵之言可恨可喜。仍是指前手釵之說也。迴風一舞。百媚俱生。

薛姨媽叫寶玉只管放心吃。便醉了。跟着我睡罷。寶玉於是又鼓起興來。天下事。有欲爲而不敢爲者。有人助之。則放膽爲之矣。寶玉回至臥房。只見筆墨在案。晴雯先接出來。笑道。好好叫我研了墨。早起高興。祇寫了三個字。丟下筆就走了。哄我等了一天。快來給我寫完了。這些墨纔罷。此種隨筆生趣之文。傳中不少。最是醒脾。絳芸軒三字。隱與絳珠草關合。

第九回 訓劣子李貴承申斥 嗔頑童茗烟鬧書房

寶玉要去上學。襲人坐在牀沿上發悶。寶玉以爲撒下冷淡所致而抑知不然。蓋恐與秦鍾情好耳。故叮囑道。念書的時節想着書。不念的時節想着家。別和他們一處頑鬧。碰見老爺不是頑的情見乎詞矣。

寶玉往日上學。意懶步遲。今則趨之若鶩。以有秦鍾在也。況秦鍾人品。寶玉鍾情。襲人已習聞之。焉得不含酸意。

寶玉去見賈政。回說上學裏去。賈政冷笑道。再提上學。連我也羞死。倒是頑你的去。是正經。仔細站斡了我這地。靠斡了我這門。此時寶玉鵠立神悚。走不是。不走不是。正在心神無主。忽插入清客相公來。稱譽之。解勸之。攜手而引出之。於是寶玉得以順溜而出。此清客之有適於用者也。

賈政問李貴道。你們成日家。跟他上學。他到底念了些什麼書。倒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裏。學了些精緻的淘氣。等我閒一閒。先揭了你的皮。子不讀

書而遷怒於其僕。奇且家塾子弟大半雞飛兔走。薛蟠動龍陽之興。亦借上學爲名。湊入其中結契友。其視家塾爲何如地矣。賈政獨不聞乎。寶玉業師以事去。便應請人代館。乃將附讀於家塾。是明明送入流言混語之場。精緻淘氣之地。其於擇隣之道且悖焉。徒鯁鯁然責其子。責其僕。不亦悞乎。

李貴跪下磕頭。連連答應。是又回說。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。什麼呦呦鹿鳴。荷葉浮萍了。小的不敢撒謊。說得滿座闕堂。賈政也掌不住笑了。一語霽顏。葩經之爲用大矣哉。

秦寶二人。見了香憐玉愛。頗有繾綣羨愛之情。因係薛蟠相知。未敢輕舉妄動。香玉二人也一般留情於秦寶。每日入學。四處各坐。八日勾留。恍如男女相悅。然秦寶於香玉愛其色。香玉於秦寶則愛其財也。

代儒有事回家。何不放學半日。乃命長孫賈瑞管理。可謂昏憤糊塗。

秦鍾與香憐至後院說話。金榮尾在背後咳嗽。香憐羞憤相激。問道：你咳嗽什麼？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？金榮道：許你們說話，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？接矢還射。妙語解頤。又恰是兒童聲吻。

金榮又道：你們這樣鬼鬼崇崇，幹什麼故事？我可也拿住了。先讓我抽個頭兒。不然，大家就翻起來。同爲薛蟠弄童，乃欲拔香憐頭簪而爲脅制，可謂忘其故步矣。不知當日與薛蟠鬼鬼崇崇，幹故事時，亦曾被人脅制抽頭兒否？金榮原是薛蟠好友，因有了香玉，便將金榮捐棄了。原來捉香憐之錯，還是行舊日之妒。有釐婦所歡，轉而嬖隣女。婦銜之日，捕伺獲之，鳴於衆。女曰：爾不賞爾乎？婦曰：我如今不了，如今不了，便自以爲可摘他人之過。奇談。金榮忌其故事，暴香憐故事，殆亦如釐婦之見歟。可哂。

秦香二人向賈瑞告說。金榮無故欺侮。誰知賈瑞因薛蟠近來又有了新朋。

友把香玉也丟開了。無了提攜幫襯之人。不怨薛蟠得新厭故。祇怨香玉二人。不在薛蟠面前提攜他。因此醋妒香玉。反說香憐多事。着實搶白了幾句。如此齷齪兒。何異青樓龜搗。直宜令吃米田共。

金榮祇顧得志亂說。却不防還有別人。早又觸怒了一人。此等筆法。三國水滸多有之。不謂紅樓亦有之。

觸怒之人爲誰。原來是賈薈。亦係甯府正派玄孫。父母早亡。從小兒跟着賈珍過活。長成十六歲。比賈蓉生得還風流俊俏。他兄弟二人。最相親厚。常共起居。寧府人多口雜。那些不得志的奴僕。尙能造言誹謗主人。因此又有詬誶謠諑之辭。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好。自己也要避些嫌疑。便分與房舍。命賈薈搬出甯府。自立門戶過活。這賈薈外貌既美。內性又聰敏。雖然虛名來上學。仍是鬪雞走狗。賞花問柳爲事。上有賈珍溺愛。下有賈蓉匡扶。族

中人誰敢觸逆於他。其序賈薈如此。此秦氏之小叔也。文中暗藏春色不少。如常共起居。要避嫌疑。及溺愛匡扶等語。謂珍蓉皆與狎也。奴僕等因此又有詬誶謠詠。則不獨謂珍蓉並連及秦氏矣。故曰又。緣賈薈相貌既美。性復聰敏。賈蓉又常共起居。伏處肘腋之間。媒褻牀帷之地。彼擅風情。秉月貌之秦氏。其能舍乎。余嘗謂男子貌美。男人愛之。女人亦愛之。故好女色。損在己。好男色。害及妻孥。霍光愛幸監奴馮子都。其妻顯。卽與子都亂。梁冀愛幸監奴秦宮。其妻壽。卽與宮私。天下如霍光梁冀者。正復不少。雖然。賈璉不狎賈薈。而鳳姐亦與薈有染。是則不可一律論也。

賈薈既與賈蓉最好。今見人欺侮秦鍾。如何肯依。不但賈蓉分上不肯依。秦氏分上尤不肯依。

賈薈原要挺身出來抱不平。因思金榮賈瑞一千人。都是薛蟠相知。自家又

與薛蟠相好。恐金榮等告訴薛蟠。豈不有傷和氣。不如用計制服。因出外調撥茗煙入鬧。真是性兒聰明。惟既有賈珍溺愛。賈蓉匡扶。又有鳳姐照顧。而猶與薛蟠相好。未免太下作些。

茗煙聽了賈薈調撥之言。一頭進來。也不叫金相公。祇叫姓金的。是什麼東西。開口便有聲勢。但不曾奈何得金榮。反被金榮打了一毛竹大板。可笑。賈薈見茗煙進來。遂推有事。向賈瑞告假而去。唆人鬧事之人。都是拔足先走之人。

金榮見茗煙揪住他大罵。便奪手去抓打寶玉。秦鍾剛轉身出來。聽得腦背後颼的一聲。早見一方硯瓦飛來。落在賈藍買茵座上。寫得有聲有勢。亦是三國水滸筆法。

金榮朋友。飛硯打秦鍾。却落在賈藍買茵座上。打破磁壺硯池。潑了一書黑。

水。賈茵欲飛硯還擲，因賈藍按住相勸，遂將書篋搥去，却搥至寶玉桌上落下。書本紙筆撒滿一桌，並將寶玉茶碗砸碎，擲去擲來，均擲不着。小兒廝打情景逼真。

賈茵跳出來，欲揪打飛硯之人。金榮便抓了一根毛竹大板，舞動起來。茗煙早吃了一下。墨雨聽得茗煙在內亂嚷，手掇門門，掃紅鋤藥，各拿馬鞭，蜂擁而上。急得賈瑞東西攔勸，攔勸不住，肆行大鬧。衆頑童也有幫着打太平拳助樂的，也有胆小藏過的，也有立在桌上拍着手亂笑，喝着聲兒叫打的，寫得叢脞紛紜。又恰是頑童相関，遊戲之筆，都是緊練之文。

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

金榮爲賈瑞李貴逼勒，給秦鍾磕頭賠禮完事，無故開邊挑釁，卒爲城下之盟，此謂自取其辱。

金榮回刊家中。越想越氣。咕咕唧唧。罵秦鍾。怨寶玉。其母生怕鬧斷了學堂這條門路。又念學堂中認識薛蟠。一年也幫襯七八十兩銀子。勸他含忍。金榮亦卽忍氣吞聲而睡。豈知其姑母賈璉之妻金氏回來。聽說此事。憤憤不平。一鼓作氣。奔向東府中。來見尤氏。滿欲一洩胸中之忿。不圖此口未開。彼言先發。如登門告貸者。未嘗啓齒。先聞主人愁窮嘆苦之聲。祇索默默而返。司馬相如所謂茫然喪所懷來。失厥所進。令人失笑。

尤氏向金氏道。我那媳婦這病。就是從這用心太過上得來。今兒聽見有人欺侮他的兄弟。又是惱。又是氣。氣的是他兄弟不學好。惱的是那狐朋狗友。搬是弄非。調三惑四。數語可謂對和尙罵禿驢。

尤氏與金氏一席話。與三國演義中周瑜喝破蔣幹來說降。孔明先勸兄瑾去降蜀之言。同一奇妙。不過有意無意爲不同耳。

尤氏向賈珍道。現今偕們家走的這羣大夫。都是聽着人的口氣兒。人怎麼說。他也添上幾句文話兒。說一遍數語寫盡時醫。

賈敬壽辰。賈珍去請來家受禮。賈敬道。我是清靜慣了的。不願往你們那是非場中去。確是見道之言。住道院服丹砂。畢竟不錯。然知是非場而不能整飭。則亦苟免於是非場而已矣。

張友士論秦可卿病源曰。大奶奶是心性高強。聰明不過的人。但聰明太過。則不如意事常有。不如意事常有。則未免思慮太過。致有此病。數語洞見事理。大凡有姿色婦女。聰明不可太過。聰明太過。則心竅玲瓏。天機活潑。偶有所觸。春情卽鼓盪而生。遇有可觀。秋波卽連環而去。方寸旣殷乎愛慕。必思眞箇銷魂。其間復濟以聰明。何患不成苟合。初猶覩覷。雖繾綣而不敢頻。既習慣常。遂放誕而無所忌。廊雖響屨。未足防閑。門縱飾蠡。何能閉錮。蓮花隔

院亦能采之以歸。龐犬吠人。可使帖然而伏。甚至姑爲將順。藉悅尊長之心。抑且多所取裁。用暢淋漓之興。豈知快心之處。卽伏不快心之機。不如意之來。更多於如意之平。遲耶花底。繡襦每怯春寒。待月樓頭。紅袖偏來舊雨。更有明珠可愛。半面不圓。或則春風多情。一度卽止。終日綢繆牖戶。每覺好事多磨。一旦漏洩春光。則更人言可畏。幽貞之德。乃秘不宣。曖昧之私。偏騰其說。握來團扇。莫遮粉靨之羞。放下屠刀。難割芳心之愛。由是憂思鬱結。愧恨交榮。心血耗衰。夢魂顛倒。旣七情之交瘁。遂二豎之爲災。如秦可卿者。不大可哀也哉。而況害猶不止此。此皆聰明太過。悞之也。吾願普天下香閨豔質。紅粉嬌娃。慎毋悞用聰明。而爲秦可卿之續也。則錦天繡地之中。庶長留月貌花容之美。豈不妙哉。

張友士切脈而知心性。其醫道直有足恃。第賈珍着人往請時。自謂拜客終

日勞乏不支。越日始至。未免鋪張有事。謂之張有事亦通。

第十一回 慶壽辰宵府排家宴 見熙鳳買瑞起淫心

賈敬生辰家宴。邢王夫人都往園內看戲。獨鳳姐與寶玉先往秦氏房中看病。叙談良久。鬧中取靜。紅樓慣有此章法。

秦氏和鳳姐說。公公婆婆當自家女兒看待。你姪兒雖年輕。却是他敬我。我敬他。從沒紅過臉。就是一家子長輩同輩之中。除了嬌子不用說。別人也從無不疼我。從無不同我好的。此秦氏之善於待人也。吾嘗謂女子適人。必求翁姑丈夫妯娌小姑皆賢。何可得耶。不知反求諸己。一己賢。與物無忤。則雖有不賢者。亦與我式好無尤矣。秦氏殆操此術歟。惜犯淫字。有乖婦道。縱有令德。未足蓋愆。非然者。溫溫藹藹。姐睦一堂。豈非佳兒婦哉。

秦氏溫溫藹藹。和睦一堂。獨不能免焦大之罵。此賈蓉累之也。焦大欲醜賈